

## “羊能吃人”

### 英国的圈地运动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确，一部资本原始积累史就是一部劳动者被剥夺的血泪史。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全部过程的基础。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剥夺农民土地的顶峰之作。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作家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乌托邦》里把“圈地运动”比喻为羊要把人吃掉。他这样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草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蛮横，甚至要把人吃掉……”从此，“羊吃人”的运动成为“圈地运动”的代名词。

从15世纪开始，由于国内外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英国羊毛和毛织品生产不断上升，成为大宗的出口货。毛织业给国家带来了可观的出口税，成为财富的重要来源，因此国王对它实行鼓励政策。英国呢绒不但在国内市场上逐渐排挤了进口货，而且在西欧市场上排挤了佛兰德产品，占居首位。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和“国家的一根支柱”。全国大约半数人口从事这种生产。毛织业的发展刺激了养羊业，羊毛价格上涨，而养羊

所需要的劳动力又比种地少，工资也低，因此养羊成了赚大钱的行业。对于许多贵族来说，“羊蹄子可把泥土变成黄金”，他们纷纷转向获利优厚的养羊业。起先他们占用领地内共同使用的牧场，或者将自用地合并成片，辟为牧场，周围圈上篱笆，围以壕沟，用来养殖羊群。到了 15 世纪后半期，这种规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他们完全不顾农民世代代有权租用土地的封建惯例，使用暴力的手段，大规模地圈占农民用地，蛮横地将农民赶出家园。从此，整个整个的村庄被毁为平地，大批大批的农民背井离乡。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血腥发家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它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前半期才结束。

圈地运动大规模进行的结果，村庄从地面上消失，人烟荒芜，中世纪田园景致不复存在。18 世纪英国小说家哥尔斯密在《荒村》一诗中，形象地描绘了圈地运动前后鲜明的景观对比，又仿佛是英国自耕农的一曲挽歌。他写道：

曾多少次，我在你那种迷人的景色前停留  
那荫蔽的茅屋，那耕过的田畴，  
那忙碌的磨坊，那不息的川流，  
那体面的教堂屹立在邻近的山头。

曾多少次，我祈盼着即将来临的那一天，  
那时，劳动停止，轮到人们游玩，

全村老老少少都没有工作的负担，  
群聚在枝条舒展的大树下消遣。

甜美微笑的村庄，草地上最可爱的村庄，  
你的游乐消散，你的魅力褪光；  
在你的茅屋之间看到暴君的手，  
荒凉使你的翠绿罩上一片忧愁。

这片土地在遭厄运，它是来势迅猛的灾难下的牺牲，  
财富在积累，人口在凋零。  
事实是，只消吹灰之力，  
就能够使王侯贵族兴盛或者衰微；  
但是作为国家骄傲的勇敢的自耕农，  
一旦消灭，却永远不能补充。

贵族们圈起了大量的土地，他们或者雇用牧人在那里种草养羊，或者出租给农场主经营。他们以靠圈地起家，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而被赶出家园的农民扶老携幼，到处流浪。拥有十多万人口的伦敦就有五万以上的流浪者。他们一无所有，只好乞食为生，甚至不得不去偷盗。这不但有损政府的税收，而且影响社会秩序。英国政府采用一系列“血腥立法”对这些流浪者横加迫害。1530年，亨利八世颁发法令，规定除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给予乞讨许可证以外，凡身强力壮的流浪者，一

律逮捕 系在马车后部 鞭打直至流血为止 后又规定 凡第二次违令被捕者 鞭打之外 还要割去半只耳朵 三次违法者处死。1547 年，爱德华六世即位后，颁布的法令更为严峻。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可以留到 24 岁 女的可以留到 20 岁。1572 年 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规定，14 岁以上没有领到乞讨许可证的乞丐 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 就要受到毒打 左耳打上烙印；如果再度行乞而且年过 18 岁，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应处死刑。第三次重犯的以叛逆罪处死无赦。许多流浪的农民做了这些‘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的牺牲品。根据记载，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共处死 72000 人，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每年都要绞死三四百人。许多流浪农民被雇用到正在日益发展的手工工场里去廉价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这样 农民挣脱了封建农奴制的束缚 却又被剥夺了土地，接着又被暴力驱使去出卖劳动力。他们成了除劳动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变成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剥削的雇佣工人，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圈地运动把农民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农民反对圈地的运动风起云涌。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诺福克郡的起义。1549 年 6 月，该郡的一个小镇的农民拆毁贵族圈地的栅栏，起义爆发。罗伯特·凯特兄弟俩成为起义的首领。起义迅速波及全郡，凯特率领农民向郡首府进军。7 月初，他们来到城外的一片丛林里驻扎，并起草了 29 条

纲领，准备提交国王。纲领要求禁止圈地和恢复农民使用公有地的权利，减低地租，废除贵族法庭，消灭农奴制残余。这份温和的纲领反映了小贵族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并未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取消农民对贵族的依附关系，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贫苦农民要求财产平等，他们在另一个文件中提出：“我们要拆毁栅栏，填平沟渠，让每个人都有使用公共牧场的机会。……我们希望自由、平等和同样使用一切物品。”

英国政府出动了 15000 名雇佣军镇压起义。由于起义军内部发生矛盾，又无作战经验，经过两天的激战，农民军战死 3500 多人，起义最终失败，凯特兄弟也壮烈就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击了都铎王朝的封建统治，英勇地捍卫了农民的土地权利，使诺福克郡一带保存着许多的自耕农，成为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的主力。

## “资产阶级的宝剑”

### 克伦威尔

“轰隆隆！轰隆隆！”

议会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直向国王军的阵地飞来，国王军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炮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一支骑兵部队又向国王军阵地猛冲过来。国王军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4000多人被杀，1500多人被俘，许多大炮和武器装备落入议会军手中。这就是发生在1644年7月2日下午，英格兰北部著名的马斯顿荒原战役。指挥这支“铁骑军”的是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宝剑”、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家兼军事家的克伦威尔。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出生于亨丁顿郡的一个新贵族家庭。他的祖先是新教徒，曾是国王亨利八世的宠臣，因在宗教改革中夺取了天主教会的土地而富裕起来。他17岁进入著名的剑桥大学学习历史，以后又在伦敦攻读法律。1628年，克伦威尔首次当选为议会议员，从此开始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

1640年，他再次当选为议会议员。这年查理一世不得不召开长期被关闭的国会。会上资产阶级、新贵族和

国王，可谓同床异梦。国王为了筹集对苏格兰作战的经费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希望斯图亚特王朝作出改革以扩大自己的权益。与会者的目标不同，决定了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克伦威尔参加了会议，并起草了《大协议书》历数国王的罪行反对君主专制。显然，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利用国会作基地，向国王展开夺权斗争。会议的进程与国王的初衷背道而驰，查理一世感到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于是他秘密潜出首都，招兵买马准备与议会军一决雌雄挑起内战。

1642年8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第一次内战。战争初期代表封建王朝上层贵族利益的国王军掌握主动权连续获胜而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议会军处境十分危急。由于议会军在战场上失利，迫切需要大批英勇果敢、有组织才能的人才来指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克伦威尔这样的杰出人物应运而生。1642年初克伦威尔在亨丁顿、剑桥等地组织自耕农建立了一支骑兵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被称为“铁骑兵”。当时，欧洲的步兵已经使用短管火枪。但是这种火枪使用十分不便它必须从枪口装进子弹再用引火线引火发射遇到大风大雨，就很难发射。而且这种子弹的杀伤力也不强，遇到穿铠甲的骑兵，就很难奏效。而骑兵行动迅速，可以直接冲入敌阵砍杀。所以，当时作战中最重要的主攻部队仍然是骑兵。果然，这支骑兵部队在1644年的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大显身手大败王军扭转了议会军失利

的局面。1645 年，国会通过决议，授权克伦威尔在“铁骑军”的基础上组建一支“新模范军”。“新模范军”以自耕农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工匠和学徒。这支军队军纪更加严明，士兵骂人罚 12 便士，喝酒受压腿的刑罚，禁止盗窃、奸淫，否则给予最严厉的处罚。同时，克伦威尔打破门第界限，大力提拔英勇善战的平民担任领导。他手下有两个上校，一个原来是铜匠，一个原来是马车夫。从此，克伦威尔掌握了军权。新模范军组成不久，就在这年的 6 月，取得了纳西比战役的胜利，摧毁了王军的主力。次年，查理一世逃往苏格兰，被英国国会以 40 万英镑的代价买回，软禁在赫姆比城堡。第一次内战至此结束。

正当议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取胜之时，革命内部却出现了分裂。原来，议会本来就分为两派：长老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比较保守；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小新贵族的利益。第一次内战结束后，长老派企图在国会中排斥独立派。他们操纵国会下令解散军队，并清除新模范军中所有的独立派军官。1647 年 8 月，克伦威尔率军开进伦敦，清洗了一部分长老派议员。独立派掌握国会实权后，加紧了与国王的谈判。国王不愿意接受克伦威尔提出的条件，于 1647 年 11 月间阴谋叛逃，在苏格兰发动第二次内战。经过几个月战斗，克伦威尔军队击溃了乱军，查理一世再次被俘。经过审判，查理一世以暴君、叛贼、杀人犯和人民公敌判处死刑。要处死一国之君，这在欧洲没有先例，传统的阻

力不难想象。外国君王更是强烈抗议。但克伦威尔说：“我们将把国王连同他的王冠一起砍掉。”1648年12月29日，他亲自起草了死刑执行令，并和最高法庭庭长联合签署了该项命令。

1649年1月30日，伦敦王宫广场上人山人海，广场的中央特意设置了一个断头台。在人们的高呼声中，王宫的侧门打开了，押出一名囚犯，他就是自命不凡的查理一世。只见他失魂落魄，步履蹒跚地被士兵推上断头台。这时，主教上前对查理一世说：“陛下，只不过再有一步路程了，而且是非常短暂的一步。然后它将带你走上从人间通向天堂的道路。”国王只得跪下来，把头放在木架子上，只见行刑人手起刀落，查理一世立刻身首异处。

1649年5月，英国宣布为共和国，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掌握了政权，他本人实际上已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他一方面击退了王党分子的复辟运动，又镇压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平等派和反映广大贫苦农民利益和要求的掘土派运动；接着，又亲自率领大军镇压爱尔兰的民族起义，大肆屠杀爱尔兰人民。一个城堡被攻后，克伦威尔竟下令将3000名守军全部用剑刺死，仅余的30人也被送到西印度群岛充当奴隶。结果，爱尔兰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杀或死于瘟疫饥馑，三分之二的土地被侵占。爱尔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克伦威尔本人、高级军官和土地投机者都成了爱尔兰的大地主。征服爱尔兰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使一

支原来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蜕化变质为无恶不作的侵略军。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在镇压爱尔兰民族起义期间，克伦威尔还消灭了企图复辟的查理一世之子的军队。稍后，又打败了海上劲敌荷兰，迫使荷兰接受《航海条例》，为英国后来取代荷兰的海上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后，克伦威尔大权独揽，国会已徒有虚名。1653年，克伦威尔驱散国会，实行军事独裁，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主”，一个没有国王头衔的国王，共和国实际上名存实亡。克伦威尔的独裁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由于政治腐败，又给王党造成阴谋复辟的机会。1658年9月，克伦威尔病死，其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小克伦威尔没有父亲那样的政治野心和组织才能。他无法控制军队，也对付不了复辟势力和激进的共和党人的进攻。结果国内政局一片混乱，理查就任不到一年，自知无能，被迫放弃护国主称号，护国政府结束。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王朝反攻倒算，凡参加过审判查理一世的，一律以“弑君罪”论处，连克伦威尔的尸体也被挖出来补施绞刑。

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是有功绩的，他为推翻封建王权、建立共和国作出了贡献。然而，毕竟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人物。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独裁统治，便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同时使自己开创的共和政体遭到破坏，从而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创造了条件。

## “太阳之王”

###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是法国专制君主制的鼎盛时期，被称为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即位之初，还不到 5 岁，由母后安娜摄政，红衣主教马萨林任首席大臣。马萨林是路易十三时首席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信徒，忠实地执行黎塞留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王权和雄霸欧洲两大事业。为此他横征暴敛，开征新税，引起了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不满，资产者和大贵族乘机控制领导权，反对国王，甚至引狼入室，勾结西班牙入侵法国。路易十四的军队最终镇压了叛乱，打败了西班牙军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抵御外敌入侵，使法国的专制制度继续发展。

路易十四的童年在动乱中度过，他深感绝对的权力是多么的重要。1661 年马萨林去世，他在遗嘱中传授黎塞留的教诲，国王要大权独揽。路易亲政以后，决心实践绝对君权制的理论，在他亲政的 54 年中（1661—1715），他把国王权利发展到了顶峰。

路易十四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根据。他曾说：“为了百姓本身的利益，国君应当使他们无条件服从。只有当

全部权力完全集中在唯一的国君手里时，臣民的幸福和安谧才有保障……臣民没有权利，只有义务。”也就是说，人民只有服从，才能得到“幸福”。主教博絮埃也竭力为专制王权作辩护，他说：“一切权力都是上帝的。”国王充当“上帝的臣子和他在世上的代理人”。因此，国王无需对人民负责，而只要对上帝负责。这就是“君权神授”的理论。为了强调王权至上，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国家。”此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国王即是国家，二是反国王即反国家。由此，国王便达到了神化的高度，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为彻底制服贵族，路易十四一方面实行高压，取消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敕令的指摘权，拒绝召开王国三级会议，对敢于反叛的外省贵族无情镇压；另一方面，他在离巴黎 15 公里的凡尔赛建造新的宫殿，其金碧辉煌、庄严宏大为欧洲之冠。他把各地大贵族都宣召进宫，让他们侍奉王室。公爵、侯爵等纷纷充当王室的御衣官、车马官等等，仅国王的伯母一人，就经常有 200 名贵族跟随左右。谁经常在国王前后露面，谁就能得到巨额赏赐，飞黄腾达；谁不常在宫中出现，国王就会以“我不认识他”为托辞，使他从此丧失晋升的机会。每天，他都在宫中安排各种祝宴庆会，让无聊的贵族在声色犬马中消磨时日，同时也耗尽他们的钱财。入夜，几千支蜡烛把凡尔赛宫中的镜厅照得雪亮，使人仿佛置身于仙境。这种怀柔政策比战场上的征服更加有效，千百年来不肯驯服的贵族在路

易十四的软刀子下俯首帖耳。

路易十四每天按时在书房里办公 听取汇报 批发公文 像办公室的职员那样恪尽职守 热心于他所谓的“国王的职业”。他的亲信大臣都是中产阶级出身而新近获得贵族封号的人，因此在各方面都对国王的恩宠感激涕零，甘愿充当专制王权的驯服工具。路易十四将高级幕僚组织在几个御前会议里 而以“最高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在“最高会议”上 大臣可以各抒己见 但作出决定的是国王自己。他自己兼任政府首脑而不任命首相，由此而直接控制了中央的最高行政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路易十四向各省派驻“司法、警察和财政监督官”。当时 法国存在着 40 个省、135 个大主教、主教管区和若干个所谓的“国家省（即自治区）”，各行政区划都有不同的行政体制，地方分离倾向相当严重。针对这个情况，路易十四实行了地方行政的改革。一方面保留各行政区原有的机构如省长、省三级议会等；但另一方面抽去其实权 将“监督官”置于地方长官之上，使其总揽当地财、政、警、军一切政权。这样 路易十四就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集权制国家体制，将所有权力牢牢地控制在国王一个人手里。

路易十四维护其政权的主要工具是军队。他亲政后 着力整顿军备 扩充兵员 引进新式武器和先进技术，将陆军从亲政之初的 72000 人扩充到 18 世纪初的约 40 万人，他还创建了强大的海军，将各种舰船总数由 30 艘

增加到近千艘（包括商船与军舰），路易十四对军队建制及指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中央对各省军队取得直接调度权，从而在发生对外战争或国内叛乱时能迅速动用军队。后来路易十四在迫害胡格诺教徒和镇压农民起义及卡米扎尔起义时都动用了军队，军队成为专制统治的有力支柱。

路易十四还靠警察手段维持统治。全国各地布满密探，专门窥探不满人士的活动。被当局视为敌对分子的人不经审判就被关进牢狱，而一进监牢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获得自由。国王还使用“密札”迫害异己分子，这是一种盖有国王印章及签字的空白信件，持有“密札”的达官贵人可以任意填上反对者的名字，将其投入监狱。有时权贵利用“密札”以报私仇，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巴士底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场所，它成为法国专制制度的象征。

思想控制也是专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到“思想统一”，路易十四要求全国臣民一律信奉天主教。起先，他还能容忍不同信仰的存在，后来，他派遣军队进驻胡格诺教徒的家舍，恣意其胡作非为，给胡格诺教徒造成极大的骚扰，从而迫使一部分人改信天主教。1685年，路易十四认为时机成熟，就宣布废除《南特敕令》，公开进行宗教迫害，致使20万胡格诺教徒背井离乡，流亡国外，没有流亡的则被投入监狱，或是罚做苦工，到大橈船上当划橈手。胡格诺教徒中大部分是有经营才能的中

产阶级或手艺精湛的工匠，他们的流亡使法国丧失大量技术人才，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影响法国的经济发展。路易十四时期实行严格的思想禁锢，任何发表不同意见者都会受到迫害，正直的知识分子只敢在轻松的小诗中借题讽喻。印刷所只准印《圣经》或官方文件。在专制制度下，思想自由是没有的。

路易十四通过这些手段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他被人阿谀地奉承为“太阳王”。

路易十四统治之初，把经济问题交给柯尔伯（1619—1683）处理，为此专门给他设立一个新的官职——财政总监。在路易十四的亲信大臣中，只有科尔伯是商人出身，他的父亲是兰斯的一个呢绒商。他从小就学做生意，对商业问题特别感兴趣。在他的倡导下，法国执行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认为：一个国家金银越多，国家就越富，国力就越强。因此必须努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促使外国金银流向本国。为此目的，科尔伯实行了保护关税，对外国工业品和进港船只课以重税，以阻碍商品进口；同时，又努力发展本国工商业，鼓励出口。在这方面他制定了双重方针：一是发展商业，在国内疏通运河，改进道路，清除地方关卡，建立统一的市场；在国外拓展外贸，成立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贸易垄断公司，努力扩展殖民地，取得了美洲的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圭亚那，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非洲的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印度的本地治里等，作为母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以此增加

法国的财富。二是发展工业，奖励生产，以减少对外国消费品的依赖，从而达到限制金银外流的目的。柯尔伯协助开办了 45 家手工工场，使大型集中的手工工场达到 113 家。这些“皇家工场”得到优惠待遇，不仅有国家贷款，而且取得专利权。它们生产质地优良的工艺品，如地毯、锦缎、丝绒、水晶玻璃等等，可以在欧洲市场上畅销无阻，为法国换回了大量金银。柯尔伯为这些工场硬性规定了产品规格，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商品质量。法国工业以生产奢侈品为主，其目的就是打开欧洲的宫廷市场并阻止本国贵族购买外国消费品。

但重商主义也有严重缺点。当重商主义政策在法国初见成效后，其他国家也起而仿效，于是引起严重的商业竞争和殖民地争夺，导致 18 世纪一系列商业战争。政府对商品规格的限定阻碍了技术创新并最终不利于生产发展，而国家为某种目的对某些部门实行的优惠政策也破坏了各经济部门间的自然平衡。尽管如此，重商主义在当时仍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1675 年科尔伯使国家预算达到收支平衡，法国又恢复了苏利任财政大臣时的繁荣。但科尔伯死后，他的重商主义成果多数都付诸东流。手工工场大部分倒闭了，无法维持；殖民地贸易时断时续，收益不大，财政赤字上升，国库逐年亏空。

路易十四统治后期被专制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他一改亲政初期励精图治、克勤克俭的作风，转而执行炫耀国威的侵略政策。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有利的国际形势，法

国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时，路易十四认为“太阳王”的威力已经“无远弗届”，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从 1688 至 1715 年，他把法国拖入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长期与整个欧洲为敌。其结果是花光了科尔伯多年攒下的积蓄，弄得民不聊生，国库空虚。1693 至 1694 年，当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正在进行时，法国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饿死的人口不计其数，1709—1710 年正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进行之时，一次更大的饥荒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路易十四的侵略战争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光荣，只是满足了路易十四好大喜功的欲望而已。一个人的专制最终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1715 年路易十四死时，国债高达 25 亿里弗，相当于国库 16 年的总收入。法国大约有 1/10 居民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到路易十五时，专制制度陷入全面的危机。“太阳王”的光辉随着“太阳”的陨落，消失在无边的天际，法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